



8月22日，2026年崖州文化研讨会暨崖州民歌讲唱会在三亚举行。

让歌谣书写活态史书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艳玫

现场展演展现千年乡音的活态生命力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六百余年历史的崖州民歌走出故纸与卷宗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相逢。

8月21日至23日，以“歌咏三亚·文润崖州”为主题的2026年崖州文化研讨会暨崖州民歌讲唱会举行。省内外文史学者、非遗传承人、文艺工作者与文旅产业代表齐聚三亚，打通“学术研究—非遗展演—文旅转化”链路，以学术研讨、活态讲唱、实地研学多维联动，重新解码这份被誉为“琼南文化活化石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本次活动跳出研讨会固有范式，将现场演唱配上学理解读，让崖州民歌成为可聆听、可读懂、可共情的鲜活文化实践。

乡音为史：歌声再现当地人的精神图谱

民歌是一个地域族群集体的心灵史与精神图谱。在海南岛西南部古崖州厚重的文化谱系之中，崖州民歌是存续数百年，兼具口头文学价值与音乐审美价值的活态文化遗产。学界素有一个精妙的论断：崖州民歌，便是崖州人的《诗经》。它是闽南移民渡海落籍琼南，历经六百余年沉淀生长而成的民间史诗，移民迁徙记忆、方言文脉、乡土民俗尽数熔铸于曲调唱词之间，是中原文脉漂洋过海，在海岛扎根生长结出的文化硕果。

中国政协副主席、海南省文联副主席蔡葩，成长于崖州民歌核心流传地带，自小便浸润在歌谣萦绕的乡土语境里。日常邻里间的即兴对歌、夜里娓娓道来的叙事长调，随口而起的生活吟唱，构成了她童年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。

“崖州民歌绝非普通乡间小调，它是承载区域移民历史、方言文脉、民俗体系的核心文化载体。”蔡葩感慨，正是年少时耳濡目染的乡土体验，坚定了自己深耕崖州民歌挖掘、考据与活化传承的初心。

崖州民歌曲调体系繁茂，拉大调、柔情调、嗟叹调、大朝调、摇依调各有风貌，

号子、叫卖调、哼小调穿插其间。或高亢奔放，或婉转缠绵，或凄婉嗟叹，或庄重叙事，或温润劝世。唱词以七言四句为基本单元，承袭唐宋诗词格律，讲究一韵到底。婚嫁别离、田野劳作、母子亲情、俗世情爱、劝善教化，人间百态皆可入歌。

区别于许多依托固定乐谱传唱的音乐，崖州民歌最独特的艺术内核，在于“依字行腔”。它恪守“框格为定、字音塑形”的创作演唱逻辑：保留腔调的大体框架，旋律起伏、拖腔长短、节奏缓急，全部由崖州客话的声调平仄自然生成。七字句讲究七字依字定调；长句往往以念白铺叙情节，末尾七字收腔定韵。

这一特质在经典曲目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嗟叹调代表作《织女怨》，字降则腔落，字平则韵稳，让旧时代女性的幽怨心绪顺着方言声调缓缓铺展；摇依调《七姐妹》，依托尾字平仄交替，唱腔一扬一敛，不同传承人演绎细节略有差别，但字音塑腔的底层逻辑始终恒定。而乡间流传的拉大调即兴对歌，更是张口成句、腔随字生，是我国民间声乐“依字行腔”理论弥足珍贵的地域实践样本。

讲唱相融：乡音从典籍走向鲜活舞台

本次崖州民歌讲唱会最大的突破，便是践行“讲唱合一”，将深度学术解读与现场舞台演绎融为一体。活动还创新性融入沙画视觉叙事，以流动沙画影像铺陈移民迁徙、乡土风物、民俗旧事，实现声音、文本、视觉三位一体。

来自崖州、乐东、东方的多支传承队

次第登台，沉淀百年的乡音缓缓流淌。一曲《七姐妹》婉转起唱：“咱姆生咱七姐妹，七条红裙七枝花。七个郎家七只马，七双花鞋放托盘。”质朴的唱词勾勒出旧时婚嫁民俗图景，烟火乡情扑面而来。紧随其后的《哭嫁歌》声调哀婉，道尽旧时女子出嫁时的不舍与离愁。《城楼歌》沉厚庄重，回望地方过往……

歌声起落之间，学术解读同步跟进。每一段曲目落幕，专家学者便结合现场演唱，拆解崖州民歌“依字行腔”的艺术密码，讲解方言声调如何塑造旋律走向。

演出行至尾声，熟悉的《摇依调》旋律缓缓响起：“摇依摇，摇依大来拾好样。依见好样依味拾，依勿跟人坡上行。”原本舞台之上的演唱，慢慢扩散至全场，传承人与台下观众同声而歌，歌声相互交织回荡。这一刻，民歌回归它本真的模样，它从来不属于少数专业表演者，而是属于乡土大众，是人人皆可吟唱的集体情感表达。

“青年群体传承力量有待加强，是崖州民歌保护传承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。”蔡葩谈及举办讲唱会的初衷，就是要打通文献典籍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衔接通道。不再是书斋埋头研究、舞台单向演出，而是边讲边唱、史乐共生，让千年乡音变得可听、可读、可参与，在真实的现场完成古老民歌的当代活化。

歌续新声：探索民间歌谣的当代回响

长久以来，崖州民歌的保护传播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：文献考据多沉淀于书斋研究，口头传唱更多固守于乡土圈层，学术研究成果向大众传播转化尚有提升空间。如何推动古老口头遗产跳出静态保存模式，更好融入当代文化生活，是海南非遗传承发展进程中需要作答的现实课题。

在崖州民歌的语言维度，海南大学语言学教授、海南民协方言与民歌研究中心主任辛世彪给出了一个独特的判断。他指出，崖州民歌中未经文人整理和修饰的部分，恰恰留存了大量古音古义，这正是将其视为“语言活化石”的重要依据。在他看来，这些读音与词义双双越出现代通用语的范畴，却在口耳相传中以整体形态被原样保存，分开看或许不觉特殊，二者并存便构成了独特的语言遗存。

辛世彪进一步将崖州民歌中的“语言活化石”分为三个层面：闽南语共有的古音古义、海南闽语共有的古音古义，以及崖州方言特有的古音古义。这些语言层积如同地质剖面，既映射出闽南移民跨海迁徙的语言踪迹，也标记着崖州方言在海南岛上独立演化的独特路径。崖州民歌的唱词不仅承载着民俗与情感，其声韵本身便是凝固的时间。

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、国际中文教育学院院长陆晓芹，以“民歌如何再歌唱”为命题展开分享，聚焦民间歌唱传统的当代传承机制与现实路径，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议题：传统民歌深深嵌入旧时婚丧节庆、田间劳作的日常生活场景，随着时代发展，语境发生变化，我们应当如何重新搭建歌唱艺术与当代生活的内在联结。

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曹量认为，崖州民歌面临的时代课题，也是国内众多口头类非遗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。过去，歌唱就是生活本身：嫁女有哭嫁歌，哄睡孩童有摇依调，歌谣自然流淌在烟火日常之中。时代变迁，部分传统民俗场景日渐淡化，民歌逐步淡出大众日常生活。录音建档、文本整理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，但仅仅完成资料封存，民歌便弱化了“歌唱”这一最本真的生命属性。

这也正是本次活动构建“学术研究—非遗展演—文旅转化”完整链条的价值所在。学术研讨筑牢根基，厘清源流脉络、校勘歌谣文本、解析艺术规律；讲唱会完成活态转译，把专业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体验，拉近普通大众与古老乡音的距离；配套实地研学，则带领参与者重返歌谣生长的乡土现场，触摸民歌赖以生存的人文土壤。三者环环相扣，既做好静态保护，更着力实现动态激活。

如今，我们很难再像旧时乡民那样终日浸润在民歌环境。但研讨会、讲唱会、乡土研学，可以为他们搭建认识崖州民歌的窗口。依托公共文化课堂、文旅场景，推动乡音重新走进大众视野，让更多人听得懂、愿意听。■

